

中牟縣志 卷九至十

7.10.35
0004
4



中牟縣志卷之九

藝文上

虞廷屬拜心紀廢獸太史采風先由里巷其次立言前人稱不朽之一信哉牟廷彈丸多著作才摛詞掞藻美不勝錄今擇其有關於地方利弊足資文獻者存之以備參考如曰誇富闢麗余則何敢忘藝文第九

制勅

宋太宗賜智度寺額勅

天宋開封府中牟縣佛道寺於太平興國三年二月十四日有勅改額爲額度之寺中書門下係開封府奏准勅折到諸縣有有留

名額寺額見在殿宇佛像住持僧人數目寺院共六十四所數內中牟縣寺院六所內一佛道寺古額殿宇二十五間佛像一十尊僧五人宜改賜智度之寺爲額者係奉勅宜令開封府依前項名額書扁懸掛欽准勅係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十四日條申書侍郎平章事唐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

奏疏

諫盛夏斷獄疏

漢魯恭平陵人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愛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日勿案驗進案直選入是後泰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數用酷毒而刺史太

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
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
部詎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
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命
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
者尙止之況于遠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
始夏百穀櫂興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變化
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
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于疫夫
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上繫敵時斷之也臣愚以爲孟

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日乃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議斷獄疏

魯恭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照萬物養其根荄而

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
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
律者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
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
於衆平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
科盡冬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上神宗皇帝疏

明 張孟男邑人太
子少保

臣以五疏乞骸狼狽已深偷生無日自愧待命所天既不能委身

盡職又不能釋位避賢猶從萬死之後委陳一得之愚畢志懷恩
順身恬主惟皇上垂察焉臣聞國家之安危在政事而政事之善
敗在民心百姓之治亂在百官而百官之得失在主德天下莫賤
于民而莫貴于主然主德民心其機最爲相關中間百官庶政不
過各因其勢而緣飾之以善于上下君民之際而已故曰天之立
君以爲民也易以高而無民龍謂之亢勸則有悔失乾道焉臣自
萬曆十九年受任今官中間病歸再起前後八年于茲當官不過
芻粟金錢箇倉筦鑰之數盡職不過簿書期會出納盈縮之計而
已然所徵收尙未盡天下之算也而文移催辦章牘及焉法不爲
不具令不爲不信赴解每至後期委輸不供常額問曰民力竭矣

此皆鬻男賣女割肉折骨之餘以佐縣官之急者也夫人臣受命
當官守職不廢其常分也臣所守者以俸料貯積爲職或有不效
有司不給臣三尺隨其後臣不爲廢職也然臣不廢職而民不堪
命矣所謂有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謂其有人眾也國以民爲本
民安則國安故重國之主務求理人大禹之訓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易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則
是人之所急者財而國之所急者民也非財也財爲民用非爲民
害也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是臣以不廢職而反得罪于民因
以得罪于國家者也伏惟聖神在上萬物之情照之如日月羣生
之命仰之如覆轡頃者二三興利之人浮食奇名盡籠天下之有

賴皇三聰哲洞悉奸狀近日以來漸格不聽然而向所分布中官擅管財利凡末世一切苟且之政無所不用如故也諸臣連牘既請于陛下者數年滿公車矣臣何敢贅說臣因職事所及在官言官竊謂天下之財止有此數財之所生止足其用諸所興利豈有異術不過巧名以熒衆多方以剝下而已夫民之所有不增而官之所收日廣所有不增則不得不侵正額所收日廣則不得不困民生民生坐困而正額不敢不完此臣之所以持籌歎息而一曰不能安其位者也頃者四方水旱之災京邑流徙之狀尙方珠寶之奉河決楗築之勞漂蕩饑餓顛頓而死者屍骸狼藉于道臣不意能燭萬物之情如我皇上能含萬物之命如我皇上而致令城

中有如今日者也夫經大勢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
在利權而在人心宏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間者西夏底平
邊塵迅掃倭闖藩籬敗之絕域可謂聖武矣曾不足以補中國之
虛耗消百姓之怨讐古人云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臣私憂
過計竊觀今日有土崩之勢鷺雀處堂寢薪厝火之喻是已臣于
今日之事惟有務德澤收民心強中國可以成萬世之安然欲行
是三者之效以成萬世之安惟在皇上一身而已皇上之身仰事
上帝以爲降鑒俯納羣臣以爲弼諧故唐虞之世所以釐百工而
熙庶績者必曰欽若昊天而制爲禋類望秩之禮又與二十二人
矯旨面命自是以後英君謹辟未有怠忽天命而與臣下相否隔

者今郊廟經筵尤爲大典禮官珪幣虛崇于代攝儒臣紬繹無當于睿思召對之文常朝之禮鵠立鶻喝所不睹穆穆之容者幾二十年于茲矣間者章奏屢上而意留之需次待補而意稽之不信心膂而以羈縻爲禮貌不視手足而以束縛爲薪槱士無振拔之氣官多憔悴之形郎署有沈滯之憂道府興叢脞之歎諫臣補贍而憤忠直之不容銓曹掣肘而傷藻鑑之未盡至于二三大臣公清直亮拮据勤勞皇上明知其賢而信任不篤咸欲潔身此皆何等景象也邇來天變于上地震于下物異蟲妖水溼火燎之厄不可勝數不聞皇上有恐懼之誠心修省之實事但聞接出聖旨宮中微陽責令臣下致齋而已夫尊居宥密既不足以窺聖修而臣

庶卑微又不足以闢天意皇上果有恐懼之誠心行修省之實事則當郊見上帝對越祖考以身自責爲民祈福然後引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捨之勿開僥倖之心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屈抑之恨爲官擇人不因人而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悞事撤中使罷稅斂之務發帑藏寬常賦之供則德澤流暢人心愉悦朕臘皆爲囊篋間間皆爲金湯矣伏以皇上之誠皇上之量運四海于指顧見四方于眉睫及今謀之尙可復治失此不獨至于根株交瘁兵食并謫聖主雖欲改圖無所容其力矣治亂之關全在今日願我皇上深留意焉臣病涉昏沉視聽先離于耳目魂游冥漠筋骸委頓于牀幃命寄須臾事難措補勉圖結草之報甘心就木之

期倘皇上憐臣四十年豢養之人一旦死于千里之外收錄臣言
即以帷蓋臣身者矣臣呼吸斷絕纔屬綴續文詞愴惶無序懼非
所以瞻對于君父之前而于臣心母之敢欺焉耳臣含淚長辭無
任戰慄累息之至

河工巾文節畧

陳幼學

無錫人
邑令

萬歷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本縣知縣陳幼學奉本府帖文爲水
利久湮再議通行清理以濟時艱事蒙管河道案驗蒙撫按兩院
案驗准工部咨前事行本縣奉此遵依隨查本縣境內河渠堤防
與民興利者盡數查出本縣原有小清河一道其上源從鄭州而
來其下流與黃河相通凡縣東西南三異等十二里之水皆歸之

來其下流與黃河相通凡縣東西南三異等十二里之水皆歸之
水之流者名曰河其最大者如雙橋口下流從榮鄉縣至吳家堂
入中牟界舊有等河一道上自吳家堂起中至七吉寺下至岡頭
寺止十八年三月內大風揚沙七吉寺地方聚沙成岡與七吉寺
以下等河隔絕不通兼之七吉寺以上等河隄防多廢以故每年
大雨時至七吉寺以上之水既爲岡隔不得入七吉寺以下等河
更無隄防東博渰沒七吉寺以下民田不知其數又如出佛潭從
新鄭縣至張家莊入中牟界經行高黃大莊新興白沙各里之間
亦無隄防渰沒各里民田亦不知其數又如潔河從鄭州至圃田
入中牟界一支從西北流至杜家堂一支從東南流至蔣家衝亦

無限防渰沒民田亦不知其數其小者如華嚴澗從新鄭縣至敵
脰溝入中牟界經行大莊一里渰沒民田亦不知其數至於水之
止者皆名曰陂其大者如三異里之南海子畠澤里之畠澤陂廣
種陂新興里之盧家四丁山里之趙漢陂大莊里之夢澤陂大秦
里之官陂采子陂等禁之正禮陂有方圓至二十里者其餘
諸陂隨處多各凡一百五十餘處即至者亦方圓一二里其所
停蓄處即受災處無論矣每年大雨時至田畠無溝渠可以宣洩猶
漫淤滯于十二里窪下之鄉一望無際土煙絕行道之人經數日
不退害可知也以故往往三時雨至告災之狀日收千緡非民之
舊使然也據其妨於土地傷於稼穡誠不堪其苦也夫以如此是之

民而例責之以賦役安得不窮且逃散卑職仰承德意俯順民情除二十三年已經挑濬及水無出路與民所不願者外其流而成河者宜隄防處各築隄防其止而成陂者每一陂之下開一汎或闢一溝照地出夫不論大戶計夫給食止給貧人董工不拘員役從民所公舉也口糧不拘多寡因工之難易也役不踰三月而各工告成共計開河溝一百九十六道流而爲河者有所束縛止而爲陂者有所泛濫卽南海子等極大之陂除釜底凝泉之外亦每陂涸出地二三十里其餘隨地得名之陂且盡成平陸矣所以四月兩番大雨卑職疾出田間觀水患何如巡行五六日閱歷十二里凡向年被水之處二麥不害五穀已種似亦挑濬之明效大驗

也顧河工非有始之難有始而有終之難也此後一不加意而限
防傾圮溝洫湮塞勢所必至矣然則善後事宜可置不講乎卑職
爲河工計久遠末議有八附議有二擬合開款申稟伏乞照詳明
示施行

一議得本縣小清河爲新開諸河所歸此後當雨久水漲
患

一議得新開大河無非行糧之地今應查河底之地除豁其糧攤派各
該河旁伊人戶庶牟民有河之利無河之害

一議得新河兩旁積土淤塞有當建橋以通車行徒行者恐橋圯則不從橋而從
堤是壅水入道也此後應逐年查修庶杠梁不至妨隄而河身不
至壅塞

一議得河溝既通其下多魚村人意在得魚往往就河
爲隄中留一口放籠取魚于此不禁亦壅塞之道也此後應責令
各地方逐月具結如有堵口取魚之人卽稟縣以憑重治

一議得本縣沙岡甚多每遇大風沙乘風揚近岡河口最易淤塞且沙
主築隄亦易坍塌此後應于各里設一河口老人專直巡河一事
一有坍塌於舉即時報官令折岡人戶挑浚修理庶專任有人而